

# 史国良:父亲做的木箱 装下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对我的期盼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特别能吃苦。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讴歌父亲的所有优秀品质。

还记得我即将出家那一年,我在国外,后来回到中国香港,突然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电话,说父亲得了癌症。在赶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回顾父亲的一生,哀叹他怎么落得如此命运,在我赶到医院看到他已经被下颤腺癌折磨得不成样子、面目全非的时候,更让我心痛不已。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名典型的建筑工人,外表英俊、硬朗结实,几乎每年都被评上“劳动模范”。

父亲虽然受尽苦难,但他很聪明、勤奋,他是六级抹灰工(最高级),发明过抹灰的调料,获得过多面锦旗的荣誉。参与过当年北京十大建筑的建造。但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赚钱,养着我们七个孩子以及照顾河北老家的爷爷,因此,我们家当时十分艰难。

但在家里七兄弟姐妹中,父亲是最疼我的,因为只有我有画画天赋,父亲特别期望我能成为画家。有一段时间,比



■史国良在1975年画的父亲

较流行在单位的建筑墙上画领袖像,父亲一有空就骑自行车载我去看别人画画,有时候他还会主动过去帮忙,让我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画画。有时候路上遇到下暴雨,我们俩都被淋湿,下完雨路变得泥泞,甚至有积水很不好走,但父亲为了可以让我多学点画画,费尽了心思。

父亲是一位很节俭的人,他每个月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妈妈打点家里。有几次我在他单位里,想理发,但他身上没钱,他便用单位的饭票,说服理发师给我理发。吃饭的时候,他则把大部分的菜都夹给我,自己却留一点点的肉汁,我那时候还不太懂事,回顾起来生活很艰苦,但我那时候觉得很幸福,因为总可以跟着父亲。

后来等我慢慢开始长大,父亲也会私下留一点钱,偶尔给我一点,让我去买笔、买纸,希望我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学画画。我那时候当然是高兴的,每天画个不停,有时候他晚上回家看到我在画画,哪怕累了一天,他也不会早睡,就在旁边看着我。可以说,如果没有我爸给我这么多的培养、爱和关心,我想,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画家。现在回想,我也算是争气了,没有辜负父亲曾经的期盼。

后来我考上中央美院了,在邻居看来,我成了真正的画家,这时候的父亲感觉最有面子,尤其听到邻居提到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纸上看到我或者我的作品的时候,他兴奋极了,他受了一辈子苦,可能这才是他最享受、最满足的时候。

父亲曾经也是我的模特,我在家的时候也经常画他抽烟的样子,有时候他抽着抽着自己就会发自内心的笑,现在回想起他笑的样子,还仿如昨日。

父亲是一个很眷恋故土的人,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离开河北到北京之后,



■史国良与父亲做的木箱

一直没有回去过,原因是家里条件太艰难,回老家没办法打点乡亲,在他生病转院路上,母亲问他百年之后想回老家还是留在北京,他眼泪哗啦啦地流着,没过一阵子,他就走了。后来我们考虑每年给他扫墓,最后还是决定把他安在北京,但我们都明白,这可能会是父亲最大的遗憾。

父亲最大的欣慰可能是看着我成为了他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画家,他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财产,但他那份善良、正直、勤劳、朴实的品质却时刻滋养着我。

现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传家宝,那是当年我读师范之前,父亲为我专门做的一个木箱子,现在看来已经破破烂烂,但当年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和箱子,去到师范学院,去到中央美院,我想,这个

箱子装的不仅仅是行李,更是父亲对我寄予的期盼,所以,现在每每看到这个箱子,我都会想起父亲当年的模样。

(史国良口述,梁志钦采访整理)

## 人物介绍



史国良  
著名画家

## 杜松儒回忆父亲杜滋龄: 在我记忆里,他画室的灯永远亮着



■旦知拉毛姑娘 杜滋龄 2016年

父亲1941年出生于天津的书香门第,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我的爷爷在天津是知名的商人,写得一手好书法,早年间,天津马路上还有着一些爷爷题写的商号牌匾。在家庭熏陶下,父亲的哥哥姐姐们也多爱好音乐和美术。父亲也不例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绘画,像是某种命运召唤,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志做一位大画家,心底对绘画一直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痴迷般的热爱。

在我记忆里,他画室的灯永远是亮着的,几十年来,无论家里的条件如何改

变,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我问过父亲,当年家里的生活条件、创作条件都不好,工作也特别繁劳,您就不累吗?父亲一笑说:“怎么不累,但是绘画是我的理想,我离不开,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一起笔就感觉很幸福,能忘掉很多事情。”父亲对绘画事业的无限热爱,使他在小学时代,每天可以不吃早点,把省下的钱去买画材、画册,可以在清晨四点多起床,去天津子牙河畔画油画风景写生,可以在完成了一天出版和教学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继续伏案作画,长此不息,如是经由大半个世纪的热爱、勤奋与坚持,父亲赢得了受人尊重的中国画大家的美誉。

在与父亲的日常闲聊中,我不时会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画画,父亲总是告诉我,要善于抓紧时间,不要把时间用于无聊的应酬和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上,笔不能放下,哪怕工作再忙,实在没时间画画,也要学会读画,遇到好的作品,要简略地画个小稿记下来,对绘画的思考不能停。父亲反复和我说:“一名画家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不要忘记你当时为什么拿起画笔,一定要做好人,画好画。”

说到做人,父亲一直教育我要低调谦和。他身体力行,是我做人处世的榜

样。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心态极其稳定,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不慌不忙地处理,如果说他对绘画的热爱做到了贫富不移,那么他的为人处世也早已做到了宠辱不惊。在他年轻时,由于时代原因,他过早地步入了人生最低谷,漫漫长路不知前程,但他从不悲观厌世、怨天尤人,只默默地与画笔为伴。在那期间,父亲大量的早期作品几遭尽毁,同时还得创作大量的宣传画、年画以及其他形式的绘画作品。由于出身问题,这些作品他不能署名,只能成为别人名下的作品。对此,父亲也只是说:“只要能让我画画就行,其他都不重要。”父亲还常说:“人生不易,如果遇到急需你帮助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要帮的。”这些话到现在还牢牢地印在我心里。即使在他功成名就之时,他也能保持一颗谦逊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从不趋炎附势,对待绘画界的朋友和青年画家们,他总是张开胸怀地去交流,去帮助。

作为父亲的孩子,除了在日本求学的四年外,我人生的44个年头都陪伴在父亲身边,现在想来,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我从父亲的身上学到了太多太多:对朋友之间真诚坦荡的友情,对家人无比深刻的爱,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愤恨,对

诽谤侮辱过他的人的包容。

父亲总是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总是身体力行地做我的榜样。从小,我一直有一种骄傲感:我的父亲是杜滋龄,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和了不起的男人。虽然我对父亲高山仰止,但父亲却从不俯视我、指使我。父亲和我的关系,现在想来不太像父子关系,倒更像是朋友、朋友。

## 人物介绍



杜松儒

杜滋龄先生之子,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展览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